



十二魔令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

十二魔令

卧龙生著

(第三册)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第二十二章 各逞心机

年来时光，他已得乌王呼延啸大部真传，从那蓝夫人学艺四月，更是获益不浅，不但内功，招术，都非过去可比，而且对敌之间，也学得沉着异常，是以，目睹蓝福行来，仍不然是静坐动。

但闻那白眉老僧怒声喝道：“蓝福，你站住！”

蓝福回过头来，淡淡一笑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老衲已经再三说明，这人和金蝉无关。”

蓝福道：“老禅师之意呢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放他离开。”

蓝福道：“只要老禅师能够答允在下，交出金蝉，在下立时放他离去。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金蝉已为在下放入后院井中，你们如有能耐，自去捞取就是。”

蓝福道：“这么说来，老禅师是执意不肯交出金蝉了？”

口中在对白眉老僧讲话，目未回头，右手一探，已抓住了江晓峰的衣领，一举手，把江晓峰生生提了起来。

江晓峰存心激起白眉老僧的抗拒之心，眼看蓝福伸手抓来，也未出手封架，只是运气自保，不让他拿住穴道，任他抓住了衣领。

蓝福仰天打个哈哈，道：“小道士，你刚才发出的掌势，颇有凌厉气势，怎的竟会避不过老夫这一招擒手法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你突然出手，暗算伤人，算不得英雄人

物。”

蓝福冷冷说道：“老夫无暇和你多费口舌。”

右手回转，拍向江晓峰的前胸。

江晓峰心中知晓，这一掌如若被他印上，定是伤的重，正待出手抗拒，瞥见那白眉老僧与他右手一探，闪电雷一般的托住了蓝福的右肘，道：“蓝福，你不能妄杀无辜，快放开他。”

蓝福微微一怔，道：“老禅师这些年来，禅功是越来越进了。”

暗中气贯左臂，陡然一回肘，撞向那白眉老僧。

白眉老僧一袭袈裟无风自动，右手微微一抬，使蓝福一肘撞空，口中说道：“蓝老管家，你肘间关节被拿，仍有反击之能，老衲佩服的很。”

蓝福希望一肘，能撞伤那白眉老僧，至少可逼他放了拿住自己肘间的右手，那知不但未能如愿，反因肘势落空，强劲的内力，带动身子，直向云榻之上撞去。

但他究是非凡人物，至腿一触木榻，借势一稳身子，收回内劲。

疑目望去，只见那白眉老僧的右手，仍然抓住自己左肘间的关节。

这一回合交接，虽非拳掌，兵刃相搏，但凶险尤有过之。

蓝福暗暗吸一口气，右手五指缓缓松开，放下了江晓峰。

白眉老僧也缓缓放开了蓝福的左肘，道：“老衲无意和蓝大侠为敌，也无意和你动手……”

蓝福道：“但你刚才已动手了。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老衲只是不准你滥杀无辜。”

蓝福望了江晓峰一眼，道：“这小道士今天死定了，除非老禅师能在武功上胜了我蓝福。”

白眉老僧摇摇头，道：“老衲如有和你动手之心，适才可制敌机先，错开你时间的关节。”

蓝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我能转穴移位，并有三阴气功护身，老禅师不肯伤我，不觉着太夸口一些了么？”

白眉老僧怔了一怔，道：“你练了三阴气功，可是也练会三阴掌了。”

蓝福道：“不错，老禅师可要试试么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你练了这等恶毒的武功，无怪是人性大变，已不是二十年前的蓝福了……。”

举手对江晓峰一挥，接道：“小施主，除非你存了非死不可的心，现在可以走了。”

江晓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我能够走的了么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你答应走了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老禅师似是非要迫我离开，那也是没有法子的事。”

白眉老僧听他口风轻松，词意中若有憾焉，心中暗自奇道：“这小道士来的奇怪，而且故意把事情拦到头上，适才发掌，力道雄猛，确非一般江湖人物，难道他是有意而来么？”

只听蓝福冷冷说道：“梁，商两位护法，不论何人，未得我命，如想擅自离开禅房时，尽管下手格杀。”

梁拱北，商玉朗齐齐欠身应了一声。

江晓峰心中暗道：“听蓝福口气，似乎是并未发现公孙成，此人机智过人，必可自保，暂时倒不用替他担忧了。

心中念转，口中说道：“老禅师，在下离此禅室，必死

无疑，只有寄望老禅师相救了。”

白眉老僧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自投罗网，不听相劝，老衲只怕也无能救得你了。”

蓝福道：“能，只要老禅师要他献出金蝉，不但他可以安然离此，老禅师这弥陀寺亦可安然无恙，此后江湖，不论如何演变，老禅师这弥陀寺，都将是一块乐土。”

言下之意，无疑是许诺弥陀寺，此后不受武林中纷乱干扰。

白眉老僧轻轻叹息一声，道：“老衲遣走僧众，放去金蝉，以身相殉，用心就是希望此后能永绝祸患，弥陀寺不再受武林中风波干扰，想不到你竟是不肯相信老衲之言……”

蓝福长长嘘一口气，接道：“老禅师，在下事务匆忙，不能在此多留，也不愿再多费唇舌，老禅师只有两个选择，一个是交出金蝉，一个和在下动手一分胜负。”

白眉老僧冷冷说道：“老衲已再三说明，金蝉已放入了后院井中，你们有办法自去打捞，放走这位施主，老衲引颈受戮，你携老衲首级，回去覆命去吧！”

蓝家凤突然接口说道：“蓝老护法，这位老禅师是一位得道高僧，他的话，似甚可信。”

蓝福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姑娘，对他的了解，老奴自信比你深刻，此刻看来，他严似得道高僧，但如姑娘知晓了他昔日的为人，就不会把他看作得到高僧了。”

说话之间陡然回手一把，抓向江晓峰的左腕脉穴。

江晓峰早已暗中运气戒备，本可让开一击，但他默查那白眉老僧，似是还未坚定作拒之心，只好再一次置身险境，以激起那老僧抗敌之心，微微一探左臂，避开了脉穴要害，让那蓝福抓住小臂。

那白眉老僧虽然不计较自己的生死，但对别人的安危，却是看的十分重要，江晓峰这苦肉计，还是真的生了很大的效用。

只是那白眉老僧双眉一耸，冷冷说道：“你当真要老衲出手么？”

蓝福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轻淡自己的生死，但对他人的生死，却似是看的十分重要……”回目一顾蓝家凤，接道：“风姑娘，先斩下这小道士一条右臂。”

蓝家凤略一犹豫，挥剑斩来。

但闻那白眉老僧厉声喝道：“住手！”

喝声中一跃而起，直向蓝福扑去。

蓝福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老禅师终于动火了。”

不退不避，左掌一抬，反向那白眉老僧掌上迎去。

江晓峰也同时发动，身子一闪，避开了蓝家凤，轻灵迅速，奇奥异常，正是金蝉步的身子。

蓝家凤微微一怔，收住长剑，道：“你！”

只听蓬然一声，蓝福和那白眉老僧双掌接实。

白眉老僧飞离云床的身躯，陡然又退了回来，仍然盘膝坐在原位。

蓝福也被那强猛的掌劲，震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江晓峰却借势，用力一挣，挣脱了蓝福手掌中的左臂。

蓝家凤叫了一个你字之后，忽生警觉，立时住口，长剑挥动，唰唰唰，连劈三剑。

她原想以凌厉的剑招，逼使对方再用出金蝉步法，那知江晓峰心中亦有了警觉之心，竟然是不再用金蝉步法，一面施展突穴斩脉的手法，封堵蓝家凤的剑势，一面闪身让避，三剑躲过，兵刃也出鞘，剑握手中。

蓝家凤停住剑势，未再抢攻，江晓峰也未再挥剑还击。

蓝福长长吁一口气，冷冷说道：“老禅师这禅室之中狭小，咱们到外面动手如何？”

白眉老僧望了望江晓峰，付道：这人是何来路，实叫人纳闷，他能从蓝福手中挣脱，足见武功不弱了。

付思之间，突见蓝福一侧身子，疾向木案上的铜钵抓去。

白眉老僧心中正盘算着如何应付今日之局。想阻止已自无及。

突然剑光一闪，寒芒一道，闪电而至，斩向那蓝福的右腕。

发剑之人，正是江晓峰。

他剑势迅快，迫的蓝福不得不疾快的缩回右手，避开剑势。

江晓峰一剑逼开蓝福，身子一侧，挡在木案前面。

蓝福双目中杀机浮动，冷冷说道：“好小子，老夫几乎被你骗过……”

目光转注到白眉老僧的身上，道：“老秃驴不用再装腔作势了，你既早经约好了助手，还故意惺惺作态，难道你出了家，就全无大丈夫气概了么？”

这几句话，骂的十分刻毒，白眉老僧似是已难再按下心头之火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蓝福，你敢对老衲如此无礼。”

蓝福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如再故弄玄虚，老夫还要骂出更难听的话。”

白眉老僧缓缓下了云榻，伸手抓起木案上的铜钵，望了江晓峰一眼，道：“小施主，你用尽心机，想挑起老衲抗拒之心，终于如愿了。”

目光转到蓝福的脸上，接道：“这些年来，想必你已经练成了惊人之技，才这般目中无人，举动狂妄，咱们到后院中去吧！”

蓝福道：“你早该这么痛痛快快动手一战了。”

转身向外行去。

蓝家凤、白眉老僧、江晓峰鱼贯相随，行出禅室后，又穿过两重殿院，到了后院之中。

这时，已是日上三竿时分，雾气尽消，后院中景物清晰可见。

江晓峰目光转动，四顾一眼，只见这座后院十分广大，假山花树，小桥流水，显是经过一番很久时间的经营、布置。

假山旁花树环绕着一片很大的草坪。

蓝福站在草坪中间，一扬手中长剑，道：“老禅师可以出手了。”

白眉老僧淡然一笑，道：“急什么？老衲既答应你，一定领教，不过，这位施主，确非老衲邀请的助手，老衲亦未把金蝉交付于他，此事和他全然无关，你放他离开，咱们立时动手。”

蓝福道：“老禅师，我蓝福走了几十年江湖，岂容人往眼里揉进沙子，相信天下没有非要找死不可的人，他苦苦挑拨你起而抗拒，岂是无因……”

白眉老僧接道：“你硬是不信老衲的话了？”

蓝福道：“我相信他不是你约的助拳人……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那你为何不放他走？”

蓝福道：“因为他有为而来，老禅师也许不知，但他却是受人遣派而来……”

江晓峰道：“蓝福，你当真是老谋深算，猜的一点不错。”

蓝福怒道：“你敢直呼老夫之名，等一会我要你叫我老祖宗。”

白眉老僧叹一口气，道：“看起来，施主是当真的不想活了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这叫做在劫难逃，如果老禅师能够战胜蓝福，在下就可以活命了。”

白眉老僧冷冷说道：“小施主的算盘打错了，老衲胜算不大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那就没有法子了，咱们只好一起死了。”

蓝福目光转动，只见蓝家凤、梁拱北、商玉朗，都已亮出兵刃，守在四周，沉声说道：“你守着这小道士，不要他逃走就成，我收拾了老和尚，再对付他。”

话声甫落，反手一剑，刺向白眉老僧。

白眉老僧左手托着钵底，右手按着钵盖，铜钵一送，呛的一声，把蓝福剑势滑开。

蓝福道：“你是得道高僧，决不会先行出手，在下不愿再拖下去了。”

口中说话，手中剑势未停，唰唰唰连刺三剑。

白眉老僧手中铜钵左挥右挡，把蓝福的剑势，全都滑开。

江晓峰心中暗道：“这老和尚把铜钵当作兵刃，而且钵上还要加个盖子，那是只能防守，不能攻敌了，不论多么高强的武功，如若是只能守不能攻，那是永处劣势，非败不可了。”

只听蓝福冷冷说道：“老禅师密合铜钵，铜钵中有何古怪，可以施展了，再不施展，只怕没有机会了。”

白眉老僧也不答话，凝神而立，双目盯在蓝福长剑之上。

蓝福奇招连出，一口气攻出了二十余剑，尽都为那白眉老僧手中铜钵，滑震开去。

这时，蓝福已警觉到对方并非只凭铜钵光滑之力，滑开自己剑势，而是一种很特殊的武功，奇怪的是，他一直不肯出手反击，不知是何缘故……”

付思之间，突闻那白眉老僧说道：“蓝福，你要攻出几剑才够？”

蓝福停下剑势，道：“你如不肯还手，咱们永远无法分出胜败了。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你如是一百剑不能伤害到老衲，难道还要再攻一百剑么？”

蓝福道：“不错，除非你能杀了我，或使我失去了再战之能。”

白眉老僧皱皱眉头，道：“老衲不愿杀人。”

蓝福道：“那只有等着被杀了。”

再度挥剑而攻。

这次，剑路大变，专削白眉老僧握钵的双腕，但见一道银芒，翻转飞腾，绕着白眉老僧的铜钵和双腕飞旋。

这法子真是恶毒无比，白眉老僧顿然被迫得手忙脚乱。

那老僧手中铜钵，虽然防守的招术佳妙，但他无法反击，先机已失，蓝福改变打法之后，剑势只攻双腕，又正是攻其脆弱之处，那白眉老僧勉强支持了十余招，被蓝福一剑刺中左腕，僧袍破裂，伤及肌肤，鲜血涔涔流了出来。

奇怪的是那白眉老僧，仍是只采守势，手中铜钵疾如轮转，封挡蓝福的剑势。

能和蓝福拼斗数十招，非具有非常的武功莫办，但使江晓峰想不通的是，这白眉老僧何以只守而不攻呢。

心中百思难解，忍不住失声叫道：“老禅师你如再不还手，不但你死定了，就是在下么？也得陪上一条命了。”

他心中明白，这白眉和尚，对自己的生死之事，早已全不关心，但对别人的生死，却是重视异常。

只听白眉老僧应道：“老衲还可接他十几招，你如是要命，怎不借机逃走？”

江晓峰仍不见他还手，却要自己逃命，不心心头火起，冷冷说道：“我如要走，早就走了，你如是一定想死，在下也只好奉陪了，不过，在下觉着大师死的十分不值。”

说话之间，蓝福剑法已变，招招快如闪电，白眉老僧已被刺中了十余剑，一件袈裟，破裂了十余处，处处见血。

但见铜钵招数也极神妙，总是不让剑势刺中要害，虽然身中十余剑，满身浴血，但都在肌肤之上，仍未失再战之能。

江晓峰只看的暗暗心惊，忖道：“他浴血而战，长斗下去，失血过多，就算不被蓝福杀死，亦将因失血过多而亡，得设法让他休息一下才是。”

他自忖得鸟王呼延啸和蓝夫人传授武功之后，艺业大进，尤以蓝夫人相授的武功，虽非是整套的剑术、拳法，但大都是保命，制胜的绝学，这些日子中，又服用松溪老人的灵丹，感觉之中，内功亦有很大进境，或可和蓝福一战。

暗中估量敌我形势，正待接替白眉老僧，耳边间却响起了蓝福的声音，道：“老禅师还是不肯认输么，在下已经剑下留情了。”

白眉老僧纵声而笑，道：“老衲可以战死，却别想叫我

认输。”

江晓峰冷笑一声道：“老禅师视死如归的豪气，虽然可佩，但死有重如泰山，轻如鸿毛，老禅师一味求死，却不计死的值也不值。”

说话中一个飞跃，长剑探出，一式“风起云涌”，咄咄咄三声金铁交响，挡开了蓝福的剑势，接着说道：“老禅师暂请休息一下，让在下试试蓝福的武功如何？”

他出手一剑，不但使蓝福大为惊讶，那白眉老僧也同样心头震动，想不到这位衣着破损的小道士，竟然是剑术名家。

江晓峰一剑封挡开蓝福剑势，接着又一招“烽火千里”，长剑闪起了一片剑花，凌厉的剑招，把蓝福迫的向后退了两步，横身拦在了白眉老僧的身前。

蓝福愕然问道：“阁下什么人？”

江晓峰略一沉吟，道：“在下么？严惩恶。”

蓝福道：“严惩恶，从没有听人说过啊！”

江晓峰笑道：“凡是武林伪善，邪恶之徒，在下都要严而惩之。”

蓝福恍然而悟，怒道：“好狂的口气。”

长剑一振，刺了过来。

这一剑，招术奇幻，若点若劈，长剑快近胸前，仍叫人无法分辨他刺向何处？

江晓峰心中早已盘算，如若和他缠战下去，被他瞧出破路，自己恐难是敌手，趁他还未了然自己身份之前，给他迅雷不及掩耳的快攻，如能伤得他，或是把他惊走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

他心中早已打好了主意，眼看蓝福一剑刺来，立时一个

大转身，长剑保身的，咣一声震开了蓝福的长剑，直向蓝福欺去。

这变化大出武学常规，蓝福长剑攻出，还未来得及收回，江晓峰人已欺进蓝福怀内，手中长剑忽的推出，一片剑光，直斩过去。

这一招是蓝夫人所授绝技之一，名“天女散花”，妙在那抱剑一转，灵巧异常的欺近了敌身，然后剑洒一片银芒，不伤剑下，那是绝无仅有了。

但那蓝福确有人所难及的非常武功，千钧一发之间，突然一吸气，腿不打弯，脚未移步，硬绷绷的向后退了两步。

他应变虽快，仍被江晓峰的剑势扫中小腹，衣袍破裂，鲜血泉涌而出。

江晓峰不待蓝福有还手的机会，立时飞跃而起，纵起一丈四五尺高，又头下脚上，飞扑蓝福。

这一招却是呼延啸的飞禽身法中的利害招术，“大鹏搏虎”。

他片刻之间，连出奇技，都是冠绝一代之学，蓝福虽然身负绝技，也被他闹的手忙脚乱，眼看长剑落下，不顾伤势，振剑而起，剑绕顶门，勾起一片银虹，一阵金铁交鸣，双剑触接一起。

江晓峰就借双剑交触之力，陡然一沉身子，头上脚下，翻了过来，蓬然一脚，踢中了蓝福左肩。

这一脚力道极猛，只踢的蓝福连打了两个跟头，滚出去六七尺远。

蓝福虽然连受重创，但他凭藉深厚的功力，强提真气，一挺而起，右腕一扬，把长剑直掷过来。左手按在伤处，一面说道：“你们快走。”

蓝家凤、梁拱北、商玉朗，目睹蓝福狼狈之状，心中无不大惊，几人心中明白，蓝福武功，强过自己甚多，如若他不是对方敌手，自己上去，无疑是白送性命。听他叫走，立时转身向外奔去。

江晓峰一剑拨开蓝福投来兵刃，雄心陡生，暗道：这蓝福乃是蓝天义为非作歹的第一助手，今日能够把他除去，也可一挫蓝天义的锐气。

一转眼间，杀机突生，飞身而起，连人带剑，直飞过去。

蓝福大喝一声，右掌霍然劈出，人却就地一滚，闪到八尺开外，挺身而起，疾如飞矢而遁。

江晓峰但觉蓝福劈来掌势中，加着一股阴寒之气，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颤，心中不禁一怔。

就这一怔神间，蓝福已走的踪影全无，两人交手相搏，虽是凶险百出，看的人心悸生寒，但时间却极短促，也不过是片刻的时光。

白眉老僧目睹强敌遁走，急步行了过来，道：“施主身负绝技，老衲有眼不识，失敬了。”

江晓峰想到，适才他一味求死，只守不攻的情境，不禁心头冒火，冷冷说道：“大师求死未能得如所愿，全是在下之罪，不过，你不死，也许有人会代你而死，你也可稍消心中之气了。”

言罢，转身大步而去。

白眉老僧急急说道：“施主止步。”

江晓峰行了几步，顿觉攻心寒气，扩张奇速，双臂上亦寒意森森，不禁心中大惊，暗道：这是什么恶毒武功，如此厉害，大有立刻间扩延全身之势。

白眉老僧不闻江晓峰回答，急步追来，回身挡住去路，道：“施主受了伤？”

凝目望去，日光下只见江晓峰顶门之上泛起了一片铁青颜色。

江晓峰道：“嗯！我中了蓝福的暗算，自觉伤的不算轻，但我求生之意很强，没有大师视死如归的豪气，我要找一个地方疗伤。”

一侧身，又举步向前行去。

白眉老僧横跨两步，又拦住了江晓峰的去路，道：“施主，你伤在何处，有何感觉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他打了我一记劈空掌，掌力中挟带着一股强厉的森寒之气……”

白眉老僧急急接道：“施主有何感觉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我觉着身上寒意很浓，要找个地方静坐调息一下。”

白眉老僧凝目自语，道：“三阴气功，三阴掌，施主定然是中了三阴掌了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三阴掌很恶毒么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那是一种至阴，至毒的武功，昔年曾经震动了中原武林，此功失传已久，想不到竟为蓝福练成。”

江晓峰长吸一口气，道：“在我未死之前，我要尽力挣扎，如果疗治不好，那也是命中注定，老禅师快些逃命去吧！在下就此告别了。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施主不能走，老衲……”

江晓峰道：“怎么？你一定要我留这里陪你死么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老衲四十岁前，确是作恶多端，一度 and 蓝天义交往甚密，四十岁后放下屠刀，深悔昔年罪恶，立誓

决不妄伤一人，唉！这几十年来，老衲内咎神明，一想起昔年之事，就觉着非一死难以安心，是以，适才动手时，老衲只守不攻。”

江晓峰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佛门广大，慈航普渡，老禅师有此善心，必有善报，在下是自找烦恼，老禅师不用为我抱咎，在下如是幸能不死，咱们后会有期。”

白眉老僧正容说道：“三阴气功非常恶毒，名医束手，疗治不易，施主乃今世英雄，锄奸侠士，老衲怎能坐观不救。”

江晓峰怔了一怔，道：“怎么？你能治疗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主要是这灵药难求，老衲医道虽然不精，但我有灵药，可供施主疗伤之用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什么灵药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金蝉子。”

江晓峰道：“金蝉子，那金蝉不是早已被你放走了么？”

白眉老僧沉吟了良久，道：“那金蝉乃救世奇宝，老衲怎能轻易弃去？”

江晓峰道：“那你刚才所说，是骗他们了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那也不是，老衲确已把金蝉放入这后院水井之中，不过：如若不知打捞之法，那就永远无法取出了。”

江晓峰啊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

语声微微一顿，道：“老禅师要如何疗治在下的伤势？需要多久时间？”

白眉老僧道：“那要看施主的时间和希望了。”

江晓峰呆了一呆，道：“疗伤医病，还要受伤者决定时